

如果你有 Harry Potter 的隱形斗篷，或者有可以隱形的超能力，
所有人都看不到自己，一天、兩天或者很過癮，
但日子久了，也許你會納悶，被人忽略的感覺其實很不是味兒。
我們太習慣身邊的人與事，習慣得把它們當作透明，
擦身而過而不自知，到失去了，才惋惜。
它們被這個城市忽視，被大家當作透明，幸好，有些人發現了它們的存在，
它們終於可以「蒲頭」，且看這些都市隱形人和物的「現形記」。

都市隱形物 現形記

Invisible little things

text/梁嘉麗 edit/ning art/EricH

photo/關耀祥、陳家維、邱鴻基、吳偉業、黃大立、林嘉傑，部份由被訪者提供



不Accep和研的「紙皮計劃」把紙皮紮起，然後灑水，製造「風雨交加」的效果。



Jaffa 把訪問紙皮回收商的內容，寫在紙皮上，物盡其用，很環保。

隱形之二

拾紙皮的人

無本生利？

你一定見過在超市門前拾紙皮的公公婆婆，或在港鐵內伸手問你要報紙的師奶，他們就是回收廢紙從業員，「嘩！佢地都幾好賺嘍！無本生利！」雖然不用「落本」，但這些拾紙皮的人，也要勞動，才賺得到一角半塊，要食這行飯，也不容易啊。他們每天跟我們擦身而過，但我們卻視他們為隱形人，沒有太多人了解他們的工作和回收業的運作，想揭開這些隱形人的神秘面紗？看看這些藝術品，聽聽藝術家說，拾紙皮的人就此現形。

「我把紙皮紮起來時，不小心絆倒，弄得周身瘀傷。」藝術家林嵐（Jaffa）說，她與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助理教授黃國才（Kacey）合作做了一個「紙皮計劃」，做藝術不忘探討社會問題，這是他們的創作方向。「咁多人做，唔通拾紙皮會發達？」Kacey 這個疑問也是很多人的疑問，要了解拾紙皮者的心態和生活，難道要參加「窮富翁大作戰」，拾一個星期的紙皮？他們初時的確是這樣構思的，不過很難，正所謂「行有行規」，要入行絕對不易，Jaffa 也有想過叫拾紙皮的婆婆幫他們拾，然後給她們錢，「但要拿過來這邊（石硤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），她們卻嫌遠，於是我們直接找回收商，向他們要紙皮，然後再還給他們。」



Kacey (左) 和 Jaffa (右) 笑言，因為見到街角有公公婆婆向拾回來的紙皮灑水，才萌生想做這件藝術品的念頭。



Jaffa 把訪問紙皮回收商的内容，寫在紙皮上，物盡其用，很環保。



「整整一大幢紙皮，要把它紮起來很費功夫。」Jaffa 說。

回收商與拾紙者

Jaffa 笑言，與回收商打交道過程很有趣，她找到了回收商黃生，「他說只要租輛貨車，在屋邨外找個泊車位就可以做，一輛車可以包 5、6 條邨，所以很多人入行，搵兩餐無問題，92、93 年最好景，那時黃生剛入行，他老闆可以在荃灣買兩層私家樓，現在就很難了，因為競爭大。」難難難，行行都難，黃生說廢紙回收「無肉食」，最搵錢原來是做「拆鐵」，回收別人不要的五金。

Jaffa 每次經過創意藝術中心附近的街角，總會見到有兩個老人家用 水把紙皮弄濕，濕了的紙皮較重，價錢可賣高一些，不過「你有張良計，我有過牆梯」，早前又有報導指一些回收商事先調較磅秤，讓濕了的紙皮變得「輕磅」，「濕水紙皮最多只重 50 公斤，一般 100 公斤的紙皮收 120 元，但 100 公近濕紙皮只收 20 元，其實很不『划算』，一定是賣紙皮的不着數。」Jaffa 說。

他們也曾試過找社工轉介一些以拾紙皮維生的家庭，想幫忙他們，把用完的紙皮送給他們，但最後卻沒有成事，「他們有尊嚴，想自食其力，不習慣別人幫助，所以我們都無強人所難。」Kacey 坦言，做藝術是想找尋社會問題，讓人反思和討論，而非「濟貧」。